



少年罗瑾



■ 新华网 环球网 大田新闻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

编者按:近日,美国的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其收到了一本二战时期的相册,里面有30余张记录侵华日军犯下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彩色照片。此事引起了国内数百万网友的关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9月1日对《环球时报》表示,馆方正在积极回应视频中外国人士提供的线索,已通过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多个渠道联系对方,但截至目前尚未与对方取得联系。

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相关档案中,包括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女的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等珍贵的物证和书本。其中,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珍贵照片,被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出示,对审判日本战犯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照片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复印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出。

2005年2月5日,南京人罗瑾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保存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重要血证的照相师傅,曾低调地在三明大田县生活了半个世纪。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全国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之际,让我们一起记住罗瑾这个名字。

上世纪80年代,在三明大田县,很多人都知道县城的街上有一家“上海照相馆”,这也是许多大田人拍照首选的地方。罗瑾经营的“上海照相馆”,早期位于旧电影院对面,后搬到凤山西

路教育局楼下,最后又搬至电力公司边上,两个店面打通合一,招牌却始终不变。在大田人的印象中,罗瑾个子高大,精神矍铄,常常骑着一辆摩托,身穿格子衬衫,操着一口吴依软语的

时,为炫耀其“武功”,自行拍摄了不少照片。

1938年,局势稍稍平定后,罗瑾到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工,以养家糊口。1938年1月上旬的一天,一个日军少尉军官来到店里冲洗两卷“樱花牌”胶卷,老板把胶卷交给罗瑾,让他拿到暗室去冲洗。罗瑾仔细一看,发现其中有不少是日军砍杀中国军民与侮辱强奸中国妇女的镜头。

普通话。对罗瑾的身世,大家只知道,他不过是一个照相师傅,却并不知道,他是“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血证相册的主人。1990年夏天,罗瑾旧友的儿子前来大田探望,说起

那一一张张日军暴行照片让罗瑾气愤不已,他就偷偷利用底片加洗了一套保存起来。此后,每当日本兵来冲洗照片,如果发现有日军烧、杀、奸、淫的照片,他就会偷偷加洗几张,就这样一共保存了30多张这样的照片。后来,他从30多张照片中精心挑选出16张最能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贴在相册上。为了表达心中的震惊和愤恨,他在这本相册封面上画了一颗“滴着鲜血

当时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提起当年有一位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许多日寇残杀无辜同胞的照片,后来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一段尘封了50多年的往事,才慢慢揭开。

的心”,旁边是一把日本军刀,又在右上角写下“耻”字,把它小心翼翼地藏匿在房梁上。

为了安全起见,一开始,他将相册藏在照相馆暗室案板下,后来又转移到家中,藏在房梁上。他知道,私藏这些照片一旦被日本人发现是要杀头的,但为了将来有一天能为惨遭杀害的同胞们讨还血债,他决心将这些罪证照片悄悄地保存下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证据”

与大田这位照相师傅有关

相册丢失后 逃到大田隐姓埋名

1940年,已经离开照相馆的罗瑾为了生计到“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队”当学员,集训队就驻扎在南京的毗卢寺中。罗瑾和100多个学员白天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晚上睡在大殿里。

他害怕相册放在家中不安全,就悄悄地把它带到集训队,藏在宿舍床板上。

1941年初的一天,日伪宪兵突然在寺内进行大清查,罗瑾害怕相册被敌人发现,情急之下赶紧把它藏在毗卢寺茅厕墙上的洞中。

几天以后,当他准备把相册转移时,发现相册不翼而飞了!罗瑾顿感形势不妙,万一是被鬼子或伪军发现,追查起来可是要杀头的!于是他赶紧逃离南京,辗转苏州、上海、福州等地,最后落

脚在福建大田县,就此隐姓埋名。

其实相册没丢,而是被班上同学捡走了。那一天早上,同在通讯队的吴旋早起上厕所,发现墙下草堆里有一本册子,他捡起一看,竟然是一本日本兵屠杀侮辱中国人的照片集。

在队里,吴旋曾听他最要好的同学洪宗炎说起过这本相册,是罗瑾保存的。这么一想,吴旋觉得这本相册将来一定很有价值,于是就把它放进口袋里,带回宿舍,并趁着值班站岗的机会,把相册偷偷放到毗卢寺一座佛像底座的夹层里。

1941年秋,通讯队集训结束,吴旋又去佛像那摸出了这本相册,然后将它放到自己箱底,冒着生命危险带在身边,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

为惩办南京大屠杀元凶 提供了铁证

1945年抗战胜利。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之一、原侵华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于1946年2月2日在东京被捕,8月1日被引渡到中国,10月3日从上海押解到南京,准备提交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然而谷寿夫百般抵赖,否认其所犯罪行。

此时的吴旋正失业在家。一天他在新街口看到号召市民提供日寇罪证的公告。他赶紧跑回家里,从床下拖出那只旧皮箱,翻开上面的层层衣服,从箱底下取出那本令他提心吊胆保存了6年之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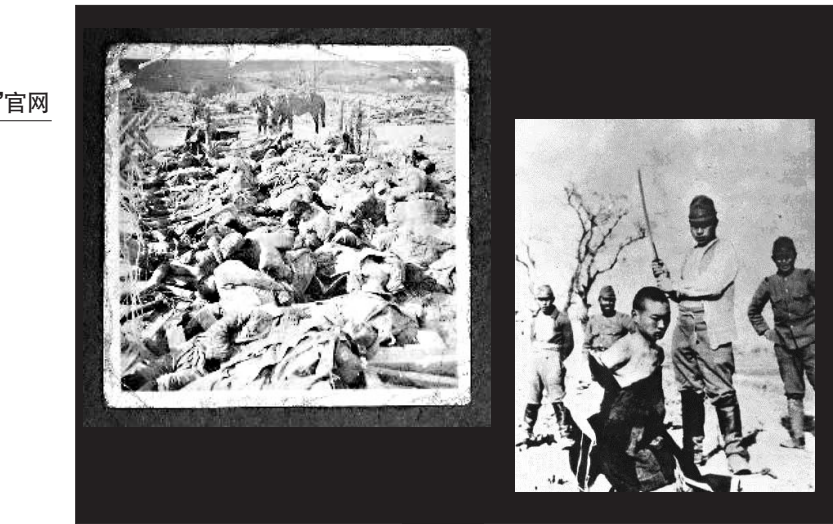
已经发黄的相册。第二天上午,吴旋将它小心翼翼地端进怀里,呈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1947年2月6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开庭公审。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will 吴旋上交的照片和呈文转交给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作为指控的“京字一号证”出示。在铁证面前,谷寿夫虽竭力否认,亦无法逃避其受之法律惩处。

1947年4月26日上午,法庭将被告谷寿夫验明正身,押赴雨花台,依法枪决。

电影《屠城血证》的原型之一

1993年9月,罗瑾从大田回到南京,在纪念馆里,发现有几张是他当年收藏的日寇屠杀中国人的照片。经过馆内朱馆长介绍,罗瑾方才得知,这本相册最后被他的同学吴旋取走,把它藏匿在大佛底座下,后辗转多处收藏并一直保存到抗战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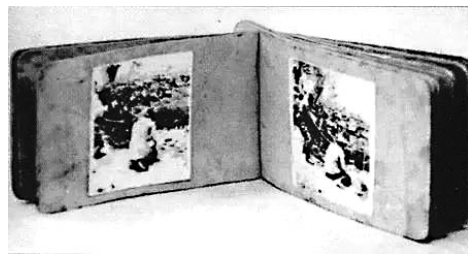
此后,罗瑾先后多次应邀回南京确认密藏屠杀照片的遗址。罗瑾壮举渐渐浮出水面。罗瑾自从离



▲ 罗瑾冒死保存的16张照片,原件现保存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相册封面



相册内页

左为罗瑾,右为吴旋

县城的照相师傅 藏有一段惊人壮举

给日军洗照片时,学徒工冒死藏下16张

1937年11月20日,在日军的步步紧逼下,国民政府下令迁都。这时,年仅14岁的罗瑾家境穷苦无力外逃,只得跟着难民群躲进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立的难民营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大肆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古都南京遭受一场空前的浩劫。日军士兵在南京肆意烧杀淫掠的同